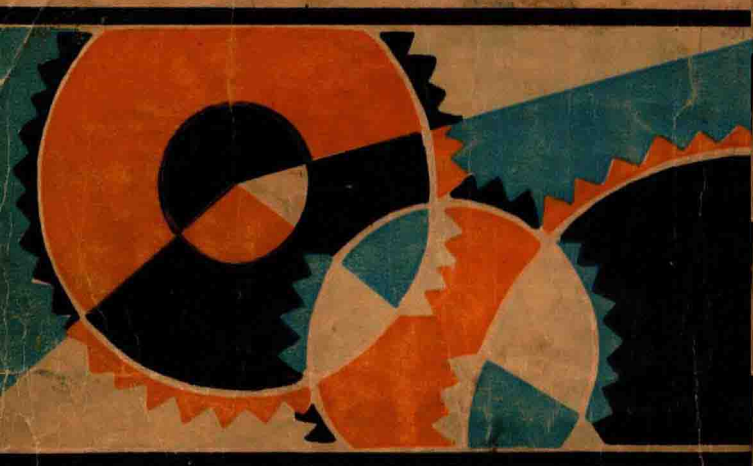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盤 輪

著 摩 小 說 家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

春痕

一，瑞香花——春

逸清早起來，已經洗過澡，站在白漆的鏡台前，整理他的領結。窗紗裏漏進來的晨曦，正落在他梳櫛齊整漆黑的髮上，像一流靈活的烏金。他清癯的頰上，輕沾着春曉初起的嫩紅，他一雙睫絨密繡的細長妙目，依然含漾着朝來夢裏的無限春意，益發激動了他 *Narcissus* 自憐的慣習，痴痴地儘向着鏡裏端詳。他圓小銳敏的睛珠，也同他頭髮一般的漆黑光芒，在一瀉清利之中，洩漏着幾分憂鬱凝滯，洩漏着精神的饑渴，像清翠的秋山輕罩着幾痕霧紫。

他今年二十三歲，他來日本方滿三月，他遷入這省花家，方只三日。他憑着他天賦的才調生活風姿，從幼年便想肩上長出一對潔白鱗嫩的羽翹，望着精燄斑斕的晚霞裏，望着出岫倦展的春雲裏，望着層

晶瑩翠的秋天裏，插翅飛去，飛上雲端，飛出天外，去聽雲雀的歡歌，聽天河的水樂，看羣星的聯舞，看宇宙的奇光，從此加入神仙班籍，憑着九天的白玉闌干，於天朗氣清的晨夕，俯看下界的煩惱塵俗，微笑地生憐，憐憫地微笑。那是他的幻想，也是多數未經生命嚴酷教訓的少年們的幻想。但現實粗狠的大槌，早已把他理想的晶球擊破，現實卑賤的塵埃，早已將他潔白的希望掩染。他的頭還不會從雲外收回，他的脚早已在污泥裏渾住。

他走到窗前，把窗子打開，只覺得一層濃而且勁的香氣，直刺及靈府深處，原來樓下院子裏滿地都是盛開的瑞香花，那些紫衣白髮的小姑子們，受了清露的涵濡，春陽的溫慰，便不能放聲曼歌，也把她們襟底懷中腦邊蘊積著的清香，迎着緩拂的和風，欣欣搖舞，深深吐洩，只是滿院的芬芳，只勾引無數的小蜂，迷醉地環舞。

三里外的桑抱羣峯也只在和暖的朝陽裏欣然沈浸。逸獨立在窗前，估量這些春情春意，雙手插在褲袋裏，微曲着左膝，

緊嚙住淺絳的下唇，呼出一聲幽咽，旋轉身掩面低吟道：『可憐這萬種風情無地着！』

緊跟着他的吟聲，只聽得竹籬上的門鈴，喧然大震，接着郵差遲重的嗓音喚道：『郵便！』

一時籬上各色的籐花籐葉，輕波似顫動，白菓樹上的新燕呢喃也被這鈴聲喝住。

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張美麗的郵片笑吟吟走上樓來對逸說道：『好福氣的先生，你天天有這樣美麗的禮物到手』，說着把信遞入他手。果然是件美麗的禮物；這張比昨天的更覺精雅，上面寫的字句也更嫵媚，逸看到她別緻的簽名，像燕尾的瘦，梅花的疎，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，悅耳的清音，接着一陣複湊的感想，不禁四肢的神經裏，迸出一味酸情，迸出一些涼意。他想出了神，無意地把手裏的香跡，送向唇邊，只覺得蘭馨滿口，也不知香在片上，也不知香在字裏，——他神魂迷蕩了。一條不甚寬廣但很整潔的鄉村道上，兩傍種着各式的樹木，地上

青草裏，夾綴着點點金色銀色的錢花。這道上在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車菜擔以外，行人極少。但此時鈴聲響處，從桑泡山那方向轉出一輛新式的自行車，上面坐着一個西裝的少女，二十歲光景。她黯黃的髮，臨風蓬鬆着，用一條淺藍色絲帶絡住，她穿着一身白紗花邊的夏服，鞋襪也一體白色；她豐滿的肌肉，健康的顏色，捷靈的肢體，愉快的表情，恰好與初夏自然的蓬勃氣象和合一致。

她在這清靜平坦的道上，在榆柳濃覆的陰下，像飛燕穿簾似的，疾掃而過；有時俯僂在前樞上，有時撒開手試她新發明的姿態，恰不時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，因為孟浪的風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，像荷葉反捲似的，洩露內襯的秘密。一路的草香花味，樹色水聲，雲光鳥語，都在她原來愉快的心境裏，更增加了不少歡暢的景色——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，一般的美，一般的活潑。

自行車到籐花雜生的籬門前停了，她把車倚在籬旁，撲去了身上的塵埃，掠齊了鬢髮，將門鈴輕輕一按，把門推開，站在門口低聲喚道：「

『省花夫人，逸先生在家嗎？』

說着心頭跳個不住，頰上也是點點桃花，染入冰肌深淺。

那時房東太太不在家，但逸在樓上閑着臨帖，早聽見了，就探首窗外，一見是她，也似感了電流一般，立刻想飛奔下去。但她接着喊道：她也看見了：『逸先生，早安，請恕我打擾，你不必下樓，我也不打算進來，今天因為天時好，我一早就出來騎車，便道到了你們這裏，你不是看我說話還喘不過氣來，你今天好嗎？啊，乘便，今天可以提早一些，你飯後就能來嗎？』

她話不會說完，忽然覺得她鞋帶散了，就俯身下去收拾，陽光正從她背後照過來，將她描成一個長圓的黑影，兩支腰帶，被風動着，也只在影裏搖顫，恰像一個大蝸牛，放出他的觸鬚偵探意外的消息。

『好極了，春痕姑娘……我一定早來……但你何不進來坐一歇呢？……你不是騎車很累了嗎？……』

春痕已經縛緊了鞋帶，倚着竹籬，仰着頭，笑答道：『很多謝你，逸先

生，我就回去了，你溫你的書吧，小心答不出書，先生打你的手心；」格支地一陣憨笑，她的眼本來秀小，此時連縫兒都莫有了。

她一欠身，把籬門帶上，重複推開，將頭探入；一支高出的籬花，正貼住她白淨的腮邊，將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：『再會罷，逸！』
車鈴一響，她果然去了。

逸飛也似馳下樓去，出門望時，只見榆蔭錯落的黃土道上，明明縷着她香輪的踪跡，遠遠一簇白衫，斷片鈴聲，她，她去了。

逸在門外留戀了一會，轉身進屋，順手把方才在她腮邊撩拂那支喬出的籬花，折了下來，恭敬地吻上幾吻；他耳邊還只蕩漾着她那『再會罷，逸！』的那個單獨『逸』字的密甜音調；他又神魂迷蕩了。

二，紅玫瑰——夏

『是逸先生嗎？』春痕在樓上喊道：『這裏沒有旁人，請上樓來。』

春痕的母親是舊金山人，所以她家的佈置，也參酌西式。樓上正中間就是春痕的書室，地板上鋪着勻淨的台氍細蓆，疎疎的擺着些几

案榻椅，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欄，正對着她凹字式的書案。

逸以前上課，只在樓下的客堂裏，此時進了她素雅的書屋，說不出一種甜美愉快的感覺。春痕穿一件淺藍色紗衫，髮上的緞帶也換了亮藍色，更顯得嫵媚絕俗。她拿着一管斑竹毛筆，正在繪畫，案上放着各品的色碟和水盂。逸進了房門，她才緩緩地起身，笑道：『你果然能早來，我很歡喜。』

逸一面打量屋內的設備，一面打量他青年美麗的教師，連着午後步行二里許的微喘，頗露出些跼蹐的神情，一時連話也說不連貫。春痕讓他一張椅上坐了，替他倒了一杯茶，口裏還不住地說她精巧的寒暄。逸喝了口茶，心頭的跳動才緩緩的平了下來，他瞥眼見了春痕，桌上那張鮮艷的畫，就站起來笑道：『原來你又是藝術家，真失敬。春痕姑娘，可以准我賞鑒嗎？』

她畫的是一大朵紅的玫瑰，真是一枝穠艷露凝香，一瓣有一瓣的精神，充滿了畫者的情感，彷彿是多情的杜鵑，在月下將心窩抵入荊刺

瀝出的鮮紅心血，點染而成，幾百閨的情詞哀曲，凝化此中。

『那是我的鴉塗，那裏配稱美術』，說着她臉上也泛起幾絲紅暈，把那張水彩趑趄地遞入逸手。

逸又稱贊了幾句，忽然想起西方人用花來作戀愛情感的象徵，記得紅玫瑰是『我愛你』的符記，不禁脫口問道：『但不知那一位有福的，能够享受這幅精品，你不是預備送人的嗎？』

春痕不答：逸舉頭看時，只見她倚在凹字案左角，雙手支着案，眼望着手，滿面緋紅，肩胸微微有些震動。

逸呆望着這幅活現的忸怩妙畫，一時也分不清心裏的反感，只覺得自己的顴骨耳根，也平增了不少的溫度：此時春痕若然回頭，定疑心是紅玫瑰的朱顏，移上了少年的膚色。

臨了這一陣緘默，這一陣色彩鮮明的緘默，這一陣意義深長的緘默，讓窗外桂樹上的小雀，吱的一聲啄破。春痕轉身說道：『我們上課罷，』她就坐下，打開一本英文選，替他講解。

功課完畢，逸起身告辭，春痕送他下樓，同出大門，此時斜照的陽光正落在桑抱的峯巔岩石上，像一片斑駁的琥珀，他們看着稱美一番，逸正要上路，春痕忽然說：

『你候一候，你有件東西忘了帶走。』她就轉身進屋去，過了一分鐘，只見她紅脹着臉，拿着一紙捲遞給逸說：『這是你的，但不許此刻打開看！』接着匆匆說了聲再會，就進門去了。逸左臂挾着書包，右手握着春痕給他的紙捲，想不清她為何如此慌促，禁不住把紙捲展開，這一展開，但覺遍體的纖微，頓時爲感激欣喜悲切情緒的彈力撼動，原來紙捲的內容，就是方才那張水彩，春痕親筆的畫，她親筆畫的紅玫瑰——他神魂又迷蕩了。

三，茉莉花——秋

逸獨坐在他房內，雙手展着春痕從醫院裏來的信，兩眼平望，面容蒼白，眉峯間緊鎖住三四縷愁紋；她病了。窗外的秋雨，不住地瀝淅，他憐愛的思潮，也不住地起落。逸的聯想力甚大，譬如他看花開花放就想起

殘紅滿地；身歷繁華聲色，便想起骷髏灰燼；臨到歡會，便想婉別；聽人痛苦，便想暮祭。如今春痕病了，在院中割腸膜，她寫的字也失了尋常的勁致，她明天得醫生特許可以准客入見，要他一早就去。逸爲了她病，已經幾晚不安眠，但遠近的思想不時湧入他的腦府。他此時所想的是人生老病死的苦痛，青年之短促。他懸想着春痕那樣可愛的心影，疑問像這樣一朵艷麗的鮮花，是否只要有戀愛的溫潤便可常葆美質；還是也同山谷裏的茶花，籬上的籐花，也免不了受風摧雨虐，等到活力一衰，也免不了落地成泥。但他無論如何拉長縮短他的想像，總不能想出一個老而且醜的春痕來！他想聖母瑪麗不會老，觀世音大士不會老，理想的林黛玉不會老，青年理想中的愛人又如何會老呢？他不覺微笑了。轉想他又沈入了他整天整晚迷戀的夢境；他最恨想過去，最愛想將來，最恨回想，最愛前想，過去是死的醜的痛苦的枉費的；將來是活的美的幸福的創造的；過去像塊不成形的頑石，滿長着可厭的蝟草和刺物；將來像初出山的小澗，只是在青林間舞蹈，只是在星光下歌唱，只是在精美的石

樑上進行。他廿餘年麻木的生活，只是個不可信，可厭的夢；他只求拋棄這個記憶；但記憶是富有黏性的，你愈想和他脫離，結果膠附得愈緊愈密切。他此時覺得記憶的壓制愈重，理想的將來不過只是烟淡雲稀，渺茫明滅，他就很勁把頭搖了幾下，把春痕的信摺了起來，披了雨衣，換上雨靴，挾了一把傘獨自下樓出門。

他在雨中信步前行，心中雜念起滅，竟走了三里多路，到了一條河邊。沿河有一列柳樹，已感受秋運，枝條的翠色，漸轉蒼黃，此時彷彿不勝秋雨的重量，凝定地俯看流水，粒粒的淚珠，連着先凋的葉片，不時掉入波心，悠然浮去。時已薄暮，河畔的顏色聲音，只是淒涼的秋意，只是增添惆悵人的惆悵。天上綿般的雲似乎提議來裏埋他心底的愁思，草裏斷續的蟲吟，也似輕嘲他無聊的意緒。

逸躑躅了半晌，不覺秋雨滿襟，但他的思想依舊纏綿在戀愛老死的意義，他忽然自言道：『人是會變老，會變醜，會死會腐朽，但戀愛是長生的；因為精神的現象決不受物質法律的支配；是的，精神的事實，是永

久不可毀滅的。』

他好像得了難題的答案，胸中解釋了不少的積重，抖下了此衣上的雨珠，就轉身上歸家的路。

他路上無意中走入一家花鋪，看看初菊，看看遲桂，最後買了一束茉莉，因為她香幽色澹，春痕一定喜歡。

他那天夜間又不曾安眠，次日一早起來，修飾了一晌，用一張藍紙把茉莉裹了，出門往醫院去。

『你是探望第十七號的春痕姑娘嗎？』

『是』

『請這邊走』

逸跟着白衣灰色裙的下女，沿着明敞的走廊，一號二號，數到了第十七號。淺藍色的門上，釘着一張長方形的白片，寫着很戟目的英字：

[No. 17 Admitting no visitors except the patient's mother and Mr. Yif]

『第十七號』

球正對着他熱淚溶溶的濕眼；唇腮間的筋肉稍稍緩弛，露出一些勉强的笑意，但一轉瞬她的腮邊也濕了。

『我正想你來，逸，』她聲音雖則細弱，但很清爽，『多謝天父，我的危險已經過了！你手裏拿的不是給我的花嗎？』說着笑了，她真笑了。

逸忙把紙包打開，將茉莉遞入她已從被封裏伸出的手，也笑說道：『真是，我倒忘了：你愛不愛這茉莉？』

春痕已將花按在口鼻間，闔攏了眼，似乎經不住這強烈香味；點了點頭，說『好，正是我心愛的；多謝你。』

逸就在床前搖椅上坐下，問她這幾日受苦的經過。

過了半點鐘，逸已經出院，上路回家。那時的心影，只是病房的慘白顏，耳畔也只是春痕零落孱弱的音聲。——但他從進房時起，便引起了——一個奇異的幻想。他想見一個奇大的墳窟，沿邊齊齊列着黑衣送葬的賓客，這窟內黑沈沈地不知有多少深淺，裏面却埋着世上種種的幸福，

種種青年的夢境，種種悲哀，種種美麗的希望，種種污染了殘缺了的寶物，種種恩愛和怨艾，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中間，又埋着春痕，和在病房一樣的神情，和他自己——春痕和他自己！

逸——他的神魂又是一度迷蕩。

四，桃花李花處處開——十年後春

此時正是清明時節，箱根一帶滿山滿谷，盡是桃李花競艷的盛會。這邊是紅錦，那邊是白雪，這邊是火燄山，那邊是銀濤海；春陽也大放驕矜艷麗的光輝來籠蓋這驕矜艷麗的花園，萬象都穿上最精美的袍服，一體的歡欣鼓舞，慶祝春明。整個世界，只是一個嫵媚的微笑；無數的生命，只是報告他們的幸福；到處是歡樂，到處是希望，到處是春風，到處是妙樂。

今天各報的正張上，都用大號字登着歡迎支那偉人的字樣。那偉人在國內立了大功，做了大官，得了大名，如今到日本，他從前的留學國，來遊歷考察，一時哄動了全國注意，朝野一體歡迎，到處宴會演說，演說

宴會，大家爭求一睹丰采；尤其因爲那偉人是個風流美丈夫。

那偉人就是十年前寄寓在省花字瑞香花院子裏的少年；他就是每天上春痕姑娘家習英文的逸。

他那天記起了他學生時代的踪跡，忽發雅興，坐了汽車，繞着桑抱山一帶行駛遊覽，看了燦爛繽紛的自然，呼着香甜溫柔的空氣，甚覺舒暢愉快。

車經過一處鄉村，前面被一輛載木料的大車攔住了進路，只得暫時停着等候。車中客正瞭望桑抱一帶秀特的羣峯，忽然春痕的愛影，十年來被事業塵埃所掩翳的愛影，忽然重復歷歷心中，自從那年匆匆被召回國，便不聞春痕消息，如今春色無恙，却不知春痕何往，一時動了人面桃花之感，連久乾的睜眵也重復潮潤起來。

但他的注意，却半在觀察村街的陋況，不整齊的店舖，這裏一塊鐵匠的招牌，那首一張頭痛膏的廣告，別饒風趣。

一家雜貨舖裏，走來一位主客，一個西裝的胖婦人，她穿着藍呢的